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嘉莉妹妹

Sister Carrie

[美] 德莱塞 / 著
李炎芳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Sister Carrie

嘉莉妹妹

[美] 德莱塞 / 著
李炎芳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美] 德莱塞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莉妹妹 / (美) 德莱塞著 ; 李炎芳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12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729-3

I. ①嘉… II. ①德…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近代 IV. ①I7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8773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473 千字

印 张: 17

出版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坪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729-3

定 价: 3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嘉莉妹妹》是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的名作，与《珍妮姑娘》是姐妹篇。20 世纪初，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进入兴盛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丰富的物质供给刺激了消费，都市成了现代生活的中心，也成了年轻人追求梦想的场所。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镇，父亲是贫苦的德国移民。1889 年，德莱塞在一位好心的中学老师的资助下进入印第安纳大学，无奈次年辍学，之后做过收账员、饭店洗碗伙计、洗衣房工人、火车站验票员、家具店伙计等工作。1892 年，德莱塞开始记者生涯。1895 年，德莱塞寓居纽约，正式从事写作，同时编辑杂志。1900 年，德莱塞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1911 年出版了《嘉莉妹妹》的姐妹篇《珍妮姑娘》。1912 年和 1914 年分别发表了《欲望三部曲》的前两部《金融家》和《巨人》，对当时美

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德莱塞在美国文坛的地位。1941年，德莱塞被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1945年，德莱塞病逝。

《嘉莉妹妹》介绍了一个农村姑娘嘉莉怀着对城市的向往，来到了大城市芝加哥。而姐姐家充满寒酸和屈辱的环境，破坏了她原先的梦想。托罗奥和霍森沃的先后出现，给了嘉莉希望，她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嘉莉觉得这才是她要的生活。然而，人生无常，托罗奥发现了嘉莉和霍森沃的关系，霍森沃也出事了。无奈之下，霍森沃带着嘉莉逃到纽约。之后他们又陷入了落魄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機會，嘉莉在歌剧院走红，而霍森沃在她眼里渐渐像一台生锈的破旧机器。嘉莉离开了霍森沃，自己渐渐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而霍森沃最后穷困潦倒，直至自杀。

《嘉莉妹妹》发表之初，对当时美国清教徒式的虚伪道德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时饱受争议，然而，之后人们对它一直爱不释手，因为它打破了传统虚伪的高雅，打开了通向现实的大门。作者借嘉莉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幻灭，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靠诚实劳动找不到出路，只有道德沦丧、出卖自己，才能得到金钱地位。而霍森沃原本有钱有势，春风得意，但一朝失去金钱和地位，便再难翻身。作者以此深刻地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对贫苦人民压榨的残酷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小资产阶级的腐蚀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文中尚有编译不当之处，望广大读者谅解。



一		001
二		011
三		017
四		029
五		042
六		050
七		064
八		076
九		084
十		091
十一		100
十二		109
十三		115
十四		125
十五		135
十六		145
十七		156
十八		168
十九		177
二十		186

二十一	201
二十二	210
二十三	218
二十四	230
二十五	242
二十六	247
二十七	255
二十八	266
二十九	272
三十	285
三十一	295
三十二	304
三十三	320
三十四	329
三十五	341
三十六	355
三十七	364
三十八	374
三十九	388
四十	399
四十一	409
四十二	420
四十三	432
四十四	442
四十五	459
四十六	470
四十七	480
四十八	490
四十九	504
五十	521

嘉洛丽·梅蓓登上了下午的那趟开往芝加哥的火车。她的所有行装包括一只小箱子、一个仿鳄鱼皮的廉价小提包、一纸盒便餐、一只只有弹簧扣的黄皮钱包——里面有她的车票、写着她姐姐在芝加哥住址的便条以及四块钱现金。那是一八八九年八月。她刚满十八岁，聪明、腼腆，心里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充满了天真的幻想。不管她心中有多少依依不舍之情，也绝非留恋眼下将要放弃的生活。母亲告别时的亲吻使她泪如泉涌。当火车咔咔地驶过父亲白天上班的面粉厂时，她的喉头有些哽咽；当家乡熟悉的绿野从眼前一闪而过，她发出一声伤感的叹息，把她和少女时代，以及家乡牵挂在一起的缕缕柔丝轻易地扯断，再也无法联结在一起。

或许那时她不明白，人生是可以挽回的，无论它的变迁有多大。火车一站站地驶过，你如果想回头，在哪一站下车都可以。那座大城市就在前面，每天来来往往的火车，把这个城市和其他的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到了芝加哥，那儿离哥伦比亚也不算很远。只不过是走几百英里、几个小时而已！这又算得上什么呢？她看着那张写着她姐姐家地址的字条，想得出了神。她注视着车窗外一瞬而过的绿野，终于把脱缰的野马般的思路找回来了，她开始想象芝加哥是什么样子的。她从小就听人们说着芝加哥，那里十分有名。他们一家人曾经想搬到芝加哥。如果这次她能在芝加哥找到一份好工作，那么他们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了。不管怎样，那里灯火辉煌，喧闹繁华，遍地都是富人，总之那里是个大城市。这列火车正驶向

那里的巨大的火车站。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离家外出，一般只有两种遭遇：不是遇到好人过上好日子，就是接受大城市的道德标准从此堕落。在当时的环境里没有其他的选择。城市里到处是奸诈骗局，其恶劣影响一点儿也不输于那些与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的披着人皮的魔鬼。城里诱人的种种巨大的力量就像最有修养的绅士一样，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引诱人上当受骗。城里闪烁的万家灯火与追求爱情的双眼闪烁的光芒没有什么不同。天真纯洁的灵魂，走向堕落多半是这些超人的力量导致的。嘈杂的声音、激情的生活和鳞次栉比的楼房，以多情的话语引诱着惊异的心灵。如果无人在一旁及时指点迷津，这一切不知要把多少谎言灌入毫无防备的人耳中。因为无法明了这一切的本质，那诸般美景宛如美妙的音乐，常常会使心思纯洁的人放松警惕，意志虚弱，直至最后走向堕落。

嘉洛丽——家里人亲昵地称她嘉莉妹妹——还不具备成熟的思想，缺乏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她很看重自己的利益，但是并没有强烈的自私自利之心，这就是她主要的特征。她的内心充满了青春的幻想，虽然还没有发育成熟，却已美丽初现；与生俱来的亭亭玉立的身段，眼睛里蕴藏着天生的智慧，这是一个经过两代移民繁衍的美国中产阶级少女的典范。她对读书兴趣乏然，知识对她宛如不解之谜。她天生的魅力仍然未经雕琢，她还不会优雅地摇动脑袋，双手几乎也同样不懂得优雅。她的双脚长得倒是小巧玲珑，却很扁平。虽然如此，她仍然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向往安逸舒适的生活，并且渴望得到一些实质上的物质好处。她就像一个没有全副武装的小骑士，想到那座未知的城堡探险，心想能够一步登天，幻想着未来能出人头地，让那幡然悔悟的城市跪倒在她的裙下。

“嘿，”她的耳旁响起一个声音，“那是威斯康星州最吸引人的旅游胜地。”

“是吗？”她小声地应了一句。

火车正开出乌喀萨^①。她感觉背后有个男人已经在那儿站了许久，他在注视着她的满头秀发，显然早已坐不住了。嘉莉本能地感到背后那人对她有着难以言喻的强烈的兴趣。她那少女的矜持，以及对这种情况应有的态度，提醒她要尽早提防，拒绝这种亲近。但那个人显然精通此道，交谈几句后，胆子便大了起来。

他朝前探过身来，把胳膊靠在她的坐椅上，然后开始搭讪起来，尽量表现得令人喜欢。

“是啊，那是芝加哥人常去的旅游胜地。那里的旅馆特棒，这一带你不熟悉，对吗？”

“哦，不，我熟悉，”嘉莉回答，“我的意思是，我住在哥伦比亚城，只是这里我没来过。”

“这么说你是头一次去芝加哥喽？”他问。

在交谈的时候，她也注意到了这个人的一些特征：脸色红润，神采奕奕，蓄着一撮小胡子，头上有一顶灰色的浅顶软呢帽。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自我防范意识和撒娇卖俏的本能在她脑海里混在一起。

“我可没这么说过！”她回答。

“哦，”他讨好地说，还带上一种假装说错了话的表情，“我还以为你说过呢。”

这是一个到各地为某厂商兜揽生意的人——这类人在当时被时髦地称为“推销员”。一八八〇年在美国突然流行一种新潮叫法——“小白脸”，指的是以穿着打扮或言谈举止来吸引女人，博得她们的好感。这个人的穿着本就很惹人注意。他穿着一套在当时很时髦的由棕色格子花呢裁剪的西装，后来被人们称为“买卖人穿的套装”。开得很低的背心领口，露出里面浆硬的白底粉红条纹衬衣的前胸，穿着白色的高领衣，系着一条花样精致的领带，上装露出一对与衬衣布料质地相同的亚麻布袖口，上面有镀金的大纽扣扣着，扣子上

① 乌喀萨：美国一个游览胜地。

还镶着叫作“猫眼石”的常见的黄玛瑙。他的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包括一个永不变样的厚实的印章戒，背心上挂着一条精致的金表链，上面系有“友糜会”^①的内部徽章。整套打扮显得非常合适，脚上蹬的是擦得锃亮的黄褐色宽底皮鞋，头上戴的便是前面提到过的灰色浅顶软呢帽。就他所表现出的智商程度来看，他倒颇具魅力，所以不管他有无可取之处，嘉莉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蛮好的。

为了免得这类人被人们永远遗忘，让我先把他们身上最明显的特征记下来。最要紧的当然是身上衣服的精致，失去这一点他便寸步难行；其次是由于对女性有强烈欲望而经常产生强烈的生理需要；还要有一颗对主宰世界的种种力量和问题都毫不关心的头脑，支配这颗头脑活动的不是贪婪，而是对变化无常的女人永远不能满足的追求。他的手法总是很简单，最重要的是大胆，这当然是由于他对异性异常强烈的欲望和爱慕。如果与一位年轻女人有过两次见面，再次见面时，他就会主动走过去为她拉直领结，或者直接叫她的名字。如果有位容貌美丽的女人在街上从他身边经过时，对他稍加注意，他便会走过去，装出相识的样子，以便抓住人家的手，硬说他们以前有过一面之缘，当然基本条件是他讨好的方式能让女人感兴趣，让她想进一步了解他。在商场里，他会悠闲地猎取正在等着找钱的某些年轻女子的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他会施展出他这种人常用的小把戏，打探出姑娘的名字，以及她所喜欢的花，她的家庭地址，然后就会追求暧昧的“友谊”，直到结果证明完全白费工夫他才会甘心。

对于那些比较喜欢做作的女人，他这一套屡试不爽，虽然为此花费颇多，让他有点犹豫。比如说，在圣保罗市登上一节豪华的列车车厢，他就会选择坐在一位最有可能上钩的女士旁，问是否愿意

^① 友糜会：即慈善互助会，是美国一个重要的企业主协会，一八六八年创立于纽约。在各大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其成员都是当地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

把遮阳帘放下来。火车还没有开出站，他就会叫服务员给她拿来一张脚凳。一段谈话之后，他有意停下来，给她找些阅读的书籍，然后凭借天花乱坠的恭维，讲述自己的身世，辅以吹嘘和献殷勤，来赢得她的好感。

只要是探寻过女人内心深处的人，早晚都会发现一个最大的秘密——在女人心理上占据重要位置的衣着。未来应该会有一位女士将有关这一问题的见解写出一整套长篇大论，即使一位年龄再小的姑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十分准确的。在品评男人的衣服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条隐隐约约、不可言传的界限。这条界限使她把男人分成了两类：那些她值得看上一眼的和那些不值得一看的。一个男人一旦降到这条隐隐约约的界限之下，他就很难得到女人的青睐。男人的服装另一个作用就是使女人关注起自己的衣着。嘉莉身边的男人的服装此刻正表现出这作用。她感到自己的衣服与他的相形见绌，她突然觉得自己身上那镶了黑棉布边的没有花纹的蓝衣服是那么寒碜，自己的鞋子那么破旧。

这种思想上的波动使她收回目光，继续望着窗外的景色来逃避尴尬，而他错以为自己的风度已经取得些许成果。

“让我想想，”他接着说，“我认识你们镇上很多人，像布店老板吉勃生、服装店的老板蒙哥洛思等。”

“哦，是吗？”她插嘴说，眼前不由得浮现出橱窗里陈列各种料子的时装，渴望的神情溢于言表。

他终于找到了她感兴趣的东西，便熟练地接着讲下去，不一会儿，他就坐在了她旁边。他谈论起了怎样推销衣服，以及他的旅行，谈起了芝加哥及其各种娱乐的地方。

“你要是去那里会玩得十分开心的。你有亲戚在那里吗？”

“我是去找我姐姐的。”她解释说。

“林肯公园值得你去看看，”他说，“逛逛密歇根大道。一座座大楼正在那里拔地而起，它简直就是第二个纽约，非常棒。可以看的東西太多了，像戏剧、行人、精美的房子，你一定会喜欢的。”

听着他所描绘的这所有美好的东西，她心里有些发痒。面对如此繁华的都市，她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个念头让她难过。她清醒地意识到，尽管自己这次出行的目的不是逛商店、看风景，但他在她面前展现的物质前景她还是有希望看到的。这位现在正和她说话并且穿着讲究的男人对她表现出的恭维和殷勤让她甚感得意。当他说，一看到她，就让他想起某位红极一时的女明星时，她忍不住笑了。她并不笨，但这样的殷勤还是让她感到高兴。

“你要在芝加哥逗留一段时间吗？”眼看现在谈话进行得很愉快，他便继续进攻。

“现在不好说。”嘉莉含糊地说，脑子里突然飞过一個想法：她十分有可能会找不到工作。“总要住上几个星期吧？”他一边说一边紧紧盯着她的眼睛。

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单纯的语言交流了。他已经看透了那些使她楚楚动人的而又无法描绘的东西。她也注意到他对自己的兴趣，让女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的那一点。但是她的举止比较单纯，理由很简单，因为她还没有领悟女人们种种为掩饰自己内心深处情感而假装的小动作——所以说她现在的一些行为举止不免显得大胆了一点。如果她以前有过一位伶俐聪慧的小姐妹，就会警告她，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直直地望着一个男人的眼睛。

“问这个做什么？”她说。

“嗯，由于我要在那里逗留几个星期，看看我们公司的货色，以及领回一些新样品，到时也许我可以带你逛逛。”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我会和我姐姐住在一起，而且——”“哦，要是她觉得不高兴的话，我们可以另想办法。”他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笔记本，就好像一切都已约定好了一样，“你的住所会在哪里？”

她往钱包里摸了一下，里面装着那张写着地址的字条。他从屁股后的口袋里拿出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钱包，里面装有各种字条、里程表和一卷钞票，以至于把钱包都塞得鼓胀了。这些让她永远难

以忘怀，以前向她献殷勤的人当中没有谁有过这样特别的钱包。事实上，还从来没有一位走遍南北的男人，一位精力充沛、待人圆滑、见过世面的男人同她这样亲近过。他的钱包，他那锃亮的黄褐色皮鞋，他那漂亮的新衣服，还有他办事的风度，早已在她的心中描绘了一个朦胧的幸福世界，而这世界的中心正是他。这使她非常高兴接受他可能做的所有一切。

他把一张印着“巴特列特-坎伊公司”的精致的名片递上，名片左下角印着“查尔斯·H. 托罗奥”。

“这是我的名字，”他把名片交到她手中，指着自己的名字说，“这念作‘托罗奥’，我父亲有法国血统。”

当她看名片时，他收好了钱包，然后从上衣口袋里的一沓信中抽出一封。

“我为这家公司推销产品，”他指着信封上的图标说，“公司就在斯泰特街和莱克街的街角上。”他的声音里充满扬扬得意的味道。他认为能在这么一家公司工作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也希望她也这么想。

“你的姓名、住址呢？”他问道，并且握着铅笔打算记下来。

她看了一下他的手。

“嘉莉·梅蓓，”她缓缓地说，“希凡·伯利大街三百五十四号，S. C. 哈斯转。”

他认真地记下这些，然后又掏出钱包：“如果我星期一晚上过来看你，你会在家吗？”他问。“我想可能会在吧。”她回答。

我们通常所说的话只是我们所要表达的千言万语的模糊的概念，这是再确切不过的。语言不过是一些小小的链环，把那些无法说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各種目的连接在一起。这两个人相互交换着只言片语，掏掏钱包，互看名片，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对方那些真正的情感是多么难以言表。彼此都还没有聪明到能明确地知道对方的心理活动。他自己也不懂他的诱惑是怎样获得成功的。而她呢，直到他记下她的住址，才觉得自己已经输了一着了。她现在意识到

自己已有所失——而他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双方都感到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某种关系。他也早就掌握住了谈话的主动权，他说话随意多了，而她的表情也不像开始那么紧张。

很多迹象表明，芝加哥快到了。一列列火车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穿过一望无垠、平坦宽阔的草原，他们看见一排排电线杆矗立在田野上，一直通向芝加哥。远处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些郊区城镇的迹象，一些烟囱高耸入云。时不时地还可以看到空旷的田野上盖起了一些一两层楼的木屋，屋子四周没有栅栏，也没有树木，犹如愈来愈近的大片房屋的前哨。

对于儿童，对于具有想象力的天才，或者对于深居简出的人来说，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是一件多么令人心醉的事情啊。特别在黄昏，那就更加令人向往了，因为这是世界明暗交接、生活正从一种热闹的氛围或状态转为另一种静谧的神秘时刻。在这样充满希望和想象的夜里，疲惫的人还有什么要求是满足不了的呢！昔日的梦想有多少不会在这里重现呢！勤劳的人的心灵在呼唤着自我：“我将要重生了，我将要加入欢乐的人群去享受生活了。我就要拥有街道、路灯和灯火辉煌的餐厅了。还有戏院、舞厅、晚会，各种各样的娱乐、莺歌燕舞——这些到了夜晚都将属于我。”虽然人还被关在车间里，激动的心却早已不见踪影。到处都能让人觉察到这一点。就连麻木的人也能感觉到一些他们不能言喻的东西，这也解除了辛劳的沉重。

嘉莉妹妹望着窗外。人是有情感的，都会被世间万物感染，她身旁的人见她那么专注，也不免被影响了，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一些新的兴趣，指给她看种种奇迹。列车左右两边延伸着条条铁轨——这些便是芝加哥的标志和勋章。还有许许多多列车车厢，以及从机车房里传来的叮叮当当的铃声。昏暗的房屋、烟雾腾腾的工厂和高高的谷仓矗立在这交通洪流的两边，透过这些空隙可以瞥见这座向外延伸的城市的迹象。停在道口的有轨电车等待着火车通过，道口工吃力地拉下木栏杆，不让行人和车辆通过。铃声叮当，混杂着铁轨发出轧轧的声音，汽笛声从远处传来。

“这是芝加哥的西北部，”托罗奥说，“这是芝加哥河。”他边说边指着一条肮脏的小河，来自各个地方的大小帆船停满了河道，船头紧挨着黑漆漆的、标着船位的河岸。火车吐出一股气，发出一阵叮当声，铁轨震颤起来，小河被抛在后面。“芝加哥将会变成一座大城市，”他接着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奇迹。”

她几乎没听到这几句话，她的心头涌出一种恐惧感，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正一头扎进这生活的汹涌大海并要独自谋生。她不禁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她心跳加快，感到些许的不舒服。她半合上眼睛，想安慰自己这不算什么，因为哥伦比亚城近在咫尺。

“芝加哥！——芝加哥！”车上的司闸员一边大声叫着一边“哐”的一声把车门打开了。火车正驶进一个相当拥挤的调车场，喧哗嘈杂的人声把这里变得热闹非凡。嘉莉一手提着她那破旧的可怜的小手提包，一手紧紧握着她的钱包。托罗奥站起身，伸伸腿以便使裤子挺直，接着一把抓起他那干净好看的黄提包。

“你有亲戚来接你吗？”他说，“让我来帮你提那手提包。”

“哦，不用，”她说，“我不愿让你这么做，要是这样做，等会儿见到我姐姐时我会很尴尬的。”“那好吧，”他十分关心地说，“但是，我就待在你附近，万一她没来，我会负责把你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你真是个好人的。”嘉莉说，在这异乡陌生的环境中有人向她这样献殷勤，她心里感到真是太好了。

“芝加哥！”司闸员拉长了声音喊道。火车缓慢驶进了一个阴暗的大车棚下面，最后停了下来。车厢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挤到了门口。“嗨，到站了，”托罗奥说着，引她走向门口，“再见，星期一我去找你。”

“再见！”她握着他伸向她的手说。

“别忘了，我在一旁看着你呢，直到你找到你的姐姐。”她看着他的双眼嫣然一笑。他俩一前一后下了车，他装作不认识她的样子。

一位脸形瘦长、相貌普通的妇女在站台上看到了嘉莉，快步跑了过来。“嘿，嘉莉妹妹！”她开口叫道，随即随意地拥抱嘉莉以表欢迎。嘉莉马上体察到感情的氛围发生了变化。看着这纷乱、喧嚣和陌生的环境，她只感到摆在她面前的残酷的现实。这是一个单调而缺乏欢乐的世界，别期望生活的享受。她姐姐身上显露出谋生和操持家务的辛酸。

“家里人都还好吗？”姐姐开口问，“爸爸和妈妈好吗？”

嘉莉嘴里回答着，眼睛却看向了其他地方。托罗奥站在走廊那儿，再向前就是通向候车室和大街的大门了。他回头看了看，看到她在看向他，并且见到了她姐姐，便送给她一个笑容，转身走了。只有嘉莉看到了他的微笑。看着他走远，她仿佛感觉怅然若失。等到他的踪影消失，她心里泛起一阵惆怅。虽然和姐姐待在一起，她却感到孤独，犹如一个孤独的人被扔在一片汹涌无情的大海中一样。